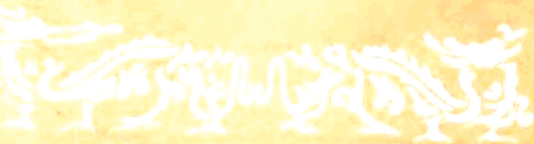


18.02

文史资料

第八辑

85



《株洲文史》第八辑

目 录

人 物 春 秋	杨得志将军青少年片断……………陈利明 (1)
	回忆罗学瓚烈士狱中斗争……………张雪痕 (10)
	罗正纬先生事略……………罗立洲 (15)
	造福桑梓的陈盛芳……………单先太 (23)
	陶广传略……………王亚文 (37)
	侯荷僧二、三事……………杜方族 (47)

• 史事纵横 •

一九二五年醴陵瓷业工人大罢工

……………醴陵瓷器工业公司工会	(52)
大革命时期醴陵的妇女运动……………徐梦君	(56)
大革命时期醴陵妇女运动部分人物简介……………徐梦君	(68)
大革命时期株洲县域的妇女运动……………张童保	(75)
酃县苏区的邮政工作……………王锡堂	(78)
酃县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蓝英龙	(80)
酃县苏区的土地分配……………王锡堂	(83)

坚持酃县山区的红军游击队·····	张春生 (85)
三打罗定·····	谭源育 (89)
查封淥口福记煤油公司始末·····	株洲县总工会工运办 (93)
何键的第四路军“围剿”湘赣革命根据地纪实 ·····	中共醴陵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98)
“军山王”贺石生 ·····	株洲县政协文史办 株洲县县志办 (112)

• 国民党三青团风云录 •

醴陵县国民党组织的建立及其演变···	李行淮 吴兴强 (128)
国民党茶陵县党部建立前后·····	谭定祥 (134)
酃县国民党组织概况·····	王锡堂 (138)
攸县国民党与三青团的明争暗斗·····	蔡炳煊 (142)
攸县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内幕·····	蔡海安 (148)
茶陵县“三青团”始末·····	吴 昆 (155)

武林今昔

新旧社会话武林·····	李实华 (165)
我与巫家拳·····	黄福祥 口述 (175)
记我的父亲民间拳师黄德兴·····	黄彩霞 (188)
我从事武术活动的经历和见闻·····	唐文典 (195)
株洲县武术活动今昔谈·····	赤航 文典 (201)
株洲精武体育会·····	黄德兴 (205)
武举人文炳奎的传说·····	文春庭 (206)

戏 剧 天 地	攸县花鼓戏的起源与流派·····刘金生(209)
	茶陵湘剧史略·····刘振祥(211)
	我的舞台生涯·····尚星云 口述(219)
	旧社会艺人血和泪的控诉·····刘金生(233)

· 株洲风物 ·

龙渣瑶族的历史和风情·····赵光辉 曹榜平(239)
广寒寨史事·····刘邦远(246)

· 宗教史迹 ·

株洲地区佛教禅宗、曹洞宗史迹·····帅伯髦(250)

· 朴 白 ·

漫话利济亭·····赤 航(74)

稿约·····(264)

杨得志将军青少年片断

陈利明

一九〇五年古历十二月初三，杨得志出生在株洲县南阳桥乡三望冲村漏塘坡雇农家庭，原名叫敬韶、韶起，又名敬堂。他母亲一共生了十四胎，仅留下六人。杨得志排行第五，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哥哥叫海堂，弟弟叫连三。

杨得志出生后不几年，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初年，南北军阀混战，湖南居要冲，灾祸连连。杨家几十口人，全靠得志父亲杨远奎打铁和租几亩薄田、茶园，勉强度日。由于家境贫寒，叔父杨远和终身不娶，一直和杨得志家住在一起。打铁的生意很少，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叔父杨远和沿门乞食，被地主家的狗活活地咬死了。

杨得志很小就跟父亲学打铁，父亲手把手教他。白天在别人家打镰刀、锄头等农具，夜晚就宿在人家的屋檐或门洞之下。天长日久，父亲的腿得了风湿病，因为没有钱治，他只得忍受着折磨；有时痛得实在忍不下去了，他便抓起一个大铁锤，往地上猛捶，地面被砸出一个又一个深坑，额头也滚出了豆大的汗珠，以此来发泄心头的愤懑。

杨得志的母亲陈氏，出身贫寒，孩提时就做了童养媳。她是一个勤劳朴实、宽厚仁慈的妇人，终日操持家务，虽是小脚，有时也要锄园作菜。一到灾荒年月，她便带着幼儿幼女沿门乞食，挣扎在死亡线上。得志十一岁那年，母亲便得病去世了。

这样的家境，迫使杨得志从小就参加劳动，分担家庭生活的重担。他砍柴、割草、拾粪，样样都干，还利用空余时间在他人的帮助下，读了《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老书，为他后来自学文化、掌握革命道理和军事知识创造了条件。八岁时，湖南督军张敬尧（北军）及所部张怀芝与南军刘建藩混战于潭、醴、攸之间的朱亭、渌口、株洲、白关铺、姚家坝、易家湾一线，许多百姓死于无辜，兵乱的惨状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因他家茅屋倒塌，全家迁到早禾冲村金盆山，佃了郑修德家几间破茅屋住下来。这时生活更加艰难了，得志白天帮别人做工，晚上还得去捉鳝鱼以补家用。

十一岁那年，他到离家十里的王家屋场给地主孙韶贵家放牛，辛苦不必说，稍不留意，牛吃了地主家的禾苗，就要挨打，每日提心吊胆，一月的工资仅两吊钱，他全部交给父亲安排。

在孙家时，他经常和小伙伴刘春池等一道放牧，一道游玩。他善爬树，经常上树采摘野果分给伙伴们吃。还常为没有劳力的穷苦人家砍柴挑水。他好打抱不平，有家地主仗势欺人，在一个夜里，杨得志将这地主家的一扇土墙推倒了。

杨得志从小争强好胜，机智勇敢。与小伙伴打架（摔跤）

时，从不服输，不打赢决不收场。他十二岁时，一次同刘春池到周家冲屋场山上拾干柴，杨得志发现一棵几丈高的大树上，有好几根干树枝，便腰插柴刀，纵身上树，只几刀就把干树枝砍下来了。惊动了周家主人，来到树下，厉声喝道：“谁叫你来砍我家的柴？”刘春池站在一旁，为他捏了一把汗。“我咯世（“时”的谐音）都不会来了！”杨得志站在树上诙谐地回答。主家见他说“咯世”都不会来砍柴了，也就让他把柴挑走了。事后，刘春池问他：“你真的咯世不再来了？”得志狡黠地一笑，风趣地说：“我是讲咯时候不会来了，冒讲下回不来了。”

杨得志在孙家放了三年牛，到十四岁，想出去见见世面。恰巧这年海堂哥哥接到姐夫从萍乡安源煤矿寄来的信，说那里有活干。于是兄弟俩决定去那里找谋生之路。

早春二月，杨得志和海堂肩背小包袱，怀揣几块杂粮硬饼，匆匆向安源奔去。

株洲离安源有二百多里路，途中横着几座山，好几条河，其间有简易公路，还通火车，可是他们没有盘缠，只得徒步赶路。走了几天，来到安源矿门口，正是后半夜的时候，兄弟俩只得蹲缩在路矿门口等天亮。熬到拂晓，杨得志终于找到了姐夫。姐夫把他兄弟俩领到工头那里，可工头却嫌杨得志个子小，不让下矿，只得当了挑脚（挑煤的挑夫）。海堂担心弟弟年纪小受人欺侮，便主动放弃下矿的机会，陪着弟弟一起挑煤。

从此以后，兄弟俩整天担着百斤重担，从早到晚在煤山上爬，在煤车上滚，浑身黑黑的，连吐出的口水都是黑的。

他们一天累得要死，可每人只挣得两角钱（下矿才四角）。生病歇工，分文不给。天长日久，杨得志明白了：安源是洋人和老板的天堂，是工人弟兄们的地狱！

在安源煤矿和杨得志一起干活的有位姓朱的老工人，此人有强烈的正义感，好打抱不平，爱憎分明。他懂得许多事情，既知道矿内外一些新闻轶事，也能活灵活现地讲中国历史上许多英雄豪杰的故事。他常给杨得志讲《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武松、李逵等人物故事，给杨得志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海堂哥哥和得志在矿上干了半年多，由于受不得老板和洋人的气，一天，他突然告诉弟弟要离开这个地方回家去。他俩把平日积攒的钱数了又数，算来算去还不够一张车票钱。正当他俩犯愁的时候，老朱来了，“你们兄弟俩可以搭车走。”海堂让老朱坐下来，问搭什么车？老朱凄然地回答：“本想凑几个钱给你们，可是……，明天有辆煤车从这里往北开，你们坐一站算一站吧！”

兄弟俩坐的是斗式煤灰车，风驰电掣般地向株洲方向驰去，煤灰便铺头盖脑地袭来。它有节奏地颠簸，催人入睡。当兄弟俩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一个警察拿着皮鞭把他们叫醒，原来火车已经进站。警察飞舞皮鞭，凶神恶煞地嚎叫：

“偷了多少煤？快说，说！”杨得志连忙伸手抓住他举鞭的手臂，使他动弹不得。海堂比得志大五岁，知道警察是想借机勒索，硬抗是不行的，忙从口袋里掏出四角钱递过去。那家伙见钱眼开，让他们下车。得志顺手脱下外衣，故意朝警察抖了几下，团团煤屑朝他飞去。

杨得志兄弟俩从安源回到家里，走进依旧破烂的两间茅屋，只见父亲显得更加苍老了。桂泗姐姐欣喜地打量着弟弟，喃喃地说：“长高了，也结实了，成了大人了。”父亲掩饰不住心头的喜悦，对着女儿说：“还能不长？你都快出嫁了！”由于生活所迫，哥哥到衡阳修路去了。杨得志则到洲坪乡清水塘村江坡里刘振海家做长工。每日，他起早贪黑，放牛、砍柴、挑水、种菜，忙得精疲力竭。不到十五岁，他就学会了扶犁掌耙，田里工夫他都会干了。主家是个自耕中农，待人也还厚道，见杨得志做事勤快，加上他自己当时没有男孩，便把杨得志视同亲生儿子，亲切地叫他“敬堂”。杨得志在他家干活也特别卖力，田里工夫做得又快又好。十四、五岁的“小长工”，被乡亲们夸赞为“作田里手”。

贫苦的雇农家庭和艰辛的长工生活，培养和锻炼了杨得志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崇高美德。他后来虽然担任大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要职，但仍不忘儿时的伙伴。每当到广州出差，总要去看望从小在一起放牛、砍柴的刘春池老人，还多次邀他赴京一道游颐和园，逛长安街，登万里长城。曾多次亲笔写信，向他倾吐内心的话语。在一封信中写道：“春池同志，你们全家均好吗？甚念。时间过得真快，别后又数年了，这几年一直未去广州，将来有机会去时一定去看你，到你们那里去玩。我们全家均好，望勿远念。我已成老头了，一笑。你呢？还是比我小一点，不过也不是几十年前的老池了……望你好好学习和工作，不断前进。……”

一九二六年夏天，海堂来信叫得志到衡阳修公路。得志

告别了三年长工生活，穿上姐姐桂洒连夜赶做的布鞋，在父亲的陪送下，告别了家乡的亲人到衡阳去了。

杨得志冒着炎天暑热，风尘扑扑地来到衡阳，和哥哥一道仍旧干老行当——挑脚。此时十六岁的杨得志，身体长得非常强壮、结实，一次能挑一百六十斤，每天可以挣六角钱，除去自己的生活费，还可以寄点钱给父亲。尽管这里工头刻薄，经常要受窝囊气，但他还是咬紧牙关坚持着干。

转眼干了一年多，到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象长上了翅膀，传遍了湘江两岸，也传到杨得志所在的筑路工地。他得知这支队伍是替穷人打天下的，便油然向往。他先与哥哥他们在东洋渡修路，以后逐渐南移。这年冬天，修路修到郴州北面的板子桥。当时，唐生智、何键要在这里修一条公路桥。时值一九二八年一月，他们突然听到消息，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军进占了宜章。宜章人民打起了红旗，拿起了武器，揭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二月四日，起义军攻占了郴州。

这时，在郴州领导修桥的工程师和监工准备溜之大吉，他们在逃走之前，无可奈何地对修公路桥的工人说：“现在给你们每人发二十七斤米做盘费，你们回家也行，到别处也行。”“二十几斤米，够吃几天？”海堂愤愤地说。坐在工棚里的几个工人耷拉着脑袋，都在想心事。

“我不回家了！”得志胸脯一拍，打破了沉默，“投奔穷人的队伍，干红军去！”

在这群筑路工人中，一个操湘潭口音的老唐是中心人物，他们经过一夜的商量，大家推举老唐领头，一起投奔红

军。

第二天清晨，杨得志和海堂哥哥等二十五个筑路工人，各自背着行李上路了。这天，杨得志把离家时桂酒姐姐帮他做的、一直没舍得穿的新鞋也穿上了，显得格外高兴。

这时红军在韩家村，离杨得志修路的板子桥只有十余里路。韩家村驻扎的部队是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七师的师部。红七师原来是朱德、陈毅领导湘南起义时建立的一支队伍，大部成员是宜章、郴州、永兴、耒阳和资兴等地暴动的农民。

他们来到韩家村，只见村头的一块开阔地上插着一面小旗，上面写着“招募新兵”四个大字，小旗下围满了人。板子桥工棚里来的人都报了名。杨得志的名字是哥哥离板子桥时给他改的，这次报名时就用了这个名字；以后为了纪念哥哥，一直沿用至今。这时的杨得志，年方十八，被分配在师部当通讯员，哥哥分配在师部特务连，驻地相距不远，可以经常见面。

杨得志当通讯员没多久，就被调到师属特务连三排七班当战士，他满以为能领到一支枪，谁知全班战士手中武器全是梭镖和大刀。班长交给他的只一个梭镖头，叫他自己找根木棍装好。杨得志满肚子不高兴，他很想有一支“汉阳造。”

不久，杨得志与其他同志一道，参加了战斗，这是他第一次上战场。

中午离开驻地时，班长问他：“杨得志同志，今天要是

碰上敌人，你怎么办？”

杨得志把梭镖一举，十分自信地回答：“就靠它来缴两支汉阳造！”他特别强调了“两支”这两个字，意即还要为班长夺一支。

时近黄昏，在一座山梁上，他们与敌人遭遇了，展开了一场白刃格斗。敌人溃逃，杨得志紧追不放，追到两块山石之间，终于追上一个敌军。噗通一声，敌人双手举枪跪倒在杨得志面前，他把枪缴过来一看，是一支杂牌枪，根本不是“汉阳造”，使他大失所望；不过，它总算是他第一次在战场上亲手缴到的枪。

战斗结束后，杨得志拿着缴获的那支杂牌枪直发愣，因为他原先想夺两支“汉阳造”送给班长一支，如今拿什么给班长呢？正在这时一位老兵跑来告诉他：“快去，班长不行了。”原来班长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了腹部，流血不止，见杨得志跑来，指着 he 身旁的一支枪，向他示意。杨得志全明白了，是真正的“汉阳造”！他拿起枪的一瞬间，班长停止了呼吸。

杨得志含泪掩埋好班长的遗体，背上班长留给他的这支“汉阳造”，踏上了新的征途，投入了一次又一次的浴血战斗。

湘南暴动后，在红军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了五个县包括一百万以上人口的苏维埃政权，坚持了三月之久，大大震慑了湖南、广东两省敌人，极大地鼓舞了附近地区的党员和群众的斗志。但是，由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加上反动军队对起义军南北夹攻，轰轰烈烈的湘南暴动

失败了。失败后，朱德果断决定：率部向井冈山前进！这样，宜章三师和郴州七师一起，随朱德、陈毅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主力，从郴州出发，经资兴、桂东、酃县沔渡，到达江西宁冈砦市，和毛泽东领导的红军胜利会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杨得志上了井冈山，被编在红四军特务营三连三排七班当战士。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投身于井冈山的革命斗争活动。

回忆罗学瓚烈士狱中斗争

张雪痕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群一群地被囚禁在监牢里，成批成批地被杀死在刑场上。当年杭州的浙江陆军监狱，原先是一座囚禁军事犯的大型监狱。从那时起，就成为囚禁政治犯的监狱。未及一年，这里就关满了人，于是敌人在大监与南监（原为看守所，后改为特别反省院）之间，又造起一座东监。它与狱中其它监房完全隔绝，成为监牢中的监牢。关在里面的人，大部分是判重刑的。

一九二九年冬，牢房刚刚盖成，敌人就把我们关进去。我关在二桄，同关的有杨子华（罗学瓚烈士的化名。为了符合当时的称呼，仍以化名相称，下同）、沈干城、郑子明（原名卓祥德）等十人；另有军事犯四、五人，他们都是刑期不长的散兵游勇。显然，这是敌人的阴谋。他们惧怕我们政治犯搞在一起，利用军事犯来做他们的“坐探”，监视我们的言行。所以当时东监各桄都关有几个军事犯。

到了东监，二桄的杨子华、沈干城、张雪痕，七桄的黄祥生（原名章松寿）、张抱平，组成一个“核心”小组，以

子华同志为召集人。这个小组与大监的裘古怀同志直接发生关系。子华同志在我们的一群中，他是个年长者，阅历多，经验丰富，待人处事既细致又审慎，深得大家的信赖。他对当时的情况，特别敏感，他告诫大家说：“环境变化，我们的思想亦要跟着变。今后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指狱中的军事犯，非党政治犯、工役以及部分看守），更要自己的工作。”他又说：“革命者的悲剧，不是自由的丧失，而是精神的萎靡，意志的消沉，对革命失去信心！”接着又说：“坐牢，不是消极等待，而要积极磨炼，为将来更好地工作提供条件。”他的话大家都很赞同。

由于敌人的挑唆，当时军事犯与政治犯之间有条鸿沟。于是我们就耐心细致地做军事犯的工作，一方面向他们说明我们大家都失去自由，都是受凌辱的人，应手足般地团结在一起；另方面，在物质生活上，不分你我，有吃同吃，有用同用。这样一来，逐渐将这条鸿沟填平了，并将整个桄里人的生活和学习都作了安排。

学习，分政治与文化两个方面。政治学习，指定材料，拟好提纲，先由个人轮流阅读，再在晚上集体漫谈或讨论。遇有疑难，由子华同志从旁辅导，或作总结性的发言。是时，我们学习了不少的书，如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蔡和森的《社会发展史》、蒲哈德的《通俗资本论》等等。子华同志不仅常以监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学习场所来鼓励大家学习，他自己更是孜孜不倦地学习着，还经常在昏暗的灯光下，给大家讲解《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使大家明白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由于子华同志的言传身教，激发大家的

学习兴趣，不少同志说：“我的牢没有白坐了。”

文化学习课，是对不识字或略识字的工农同志开的，课本自编，采用包教包学的方式，效果很好，不到一年，不少同志已能看书写信了。

当时，我们避开敌人的耳目，还编辑了一份文艺性的刊物——《夜光》，是三十二开本的，有五十页左右的篇幅。内容有诗歌、散文、小说等等。这本书，子华同志既参与审稿，又写稿。那时，他用“破晓”为笔名，写过好几篇稿子，其中一篇以第三人称的语气，叙述他自己为了追求真理，跑过半个国土，涉过大洋远去国外等的亲身经历。书是由郑子明（被捕前是团省委技术书记）同志一手抄缮的。封面由关在八棱的美专学生王兰同志绘制。

我们虽然被敌人囚禁在牢笼里，但我们不许敌人任意欺凌、虐待和侮辱。故在狱中对敌的斗争，宛似钱塘江里的波涛，时起时落，从不静止。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一九三〇年三月九日，我们为了要求改善待遇，先由大监发动绝食斗争，接着东监起来响应，后由南监（特别反省院）奋起支援，斗得敌人手足无措，只得全部接受了我们的要求。

但这次绝食斗争，有个别领导成员凭一时的情感冲动，喊出“什么都不要”的过左的口号，破坏了原定的“要水不要饭（即罢饭不罢水）”的绝食计划。由于一天一夜滴水没有进口，害得大家喉涸唇裂，坐卧难安！到了午夜，沈千城同志在平时盛水的小木桶里，发现有少许的水脚。他高兴地倒在杯里把它滤清，先递给受刑而损坏了健康的子华同志，子华同志把沈手推向农民石康本同志，推来推去，谁都

不愿先喝。结果，依旧推到子华同志的面前。他盛情难却，只好将嘴唇在水里浸一浸，润润干裂的嘴唇，其他人也依法而行。到末了，半杯水还是半杯水！留待明天再润。

这虽是在绝食斗争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但同志之间的同甘共苦的真情，已荡漾在盛水的杯中，表现出共产党人在关键时刻，谁也不想把痛楚推给别人的坦荡无私的胸怀。

一九三〇年阎冯反蒋火并，蒋介石失利，南京的巢穴受到严重的威胁。英勇善战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攻占了长沙，给日夜妄想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致命的一拳！残暴成性的蒋介石竟迁怒于已被他囚禁在牢狱中的共产党人，进行绝灭人性的大屠杀！

浙江的敌人奉蒋介石令将已判处重刑的县、市级以上的共产党人，重新提审二十多人，子华同志就在其中。审讯非常简单，仅问问姓名、年龄、籍贯和案由。子华同志对这次突然而又草率的提审，已有预感，觉得敌人来者不善。我和子华同志铺连铺睡在一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轻轻地告知我：“杨子华是我在被捕时的化名，我原名罗学瓚，湖南湘潭人。”他湖南语音浓重，怕我听不清楚，又补充了一句：“罗亦农是我的本家”。并告诉我他在一九一八年湖南一师读书时，参加新民学会，一九一九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回来后，在湖南领导革命斗争，去年初（指一九二九年）由中央派来浙江工作。秋天，省委机关被破坏，钱志康（后名李群）被捕，接着，他和裘古怀同志也被捕，……

没过几天，不幸果然在子华同志的意料中发生了。八月廿七日，在这天早晨，到了该倒污水与分发开水的时候，还